

游
宦
紀
聞

游宦紀聞

張世南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游宦紀聞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稗海及
知不足齋叢書皆收有此書
稗海本第四卷文字顛倒他
卷亦多譌奪故據知不足本
排印

游宦紀聞序

僕自夔角。隨侍宦游。便登青天萬里之蜀。及壯走江湖。無寧歲。聞見雖稍廣。性天不靈。隨即廢忘。紹定改元。適有令原之戚。閉門謝客。因追思捉筆紀錄。不覺盈軸。以游宦紀聞題之。所以記事實而備遺忘也。嗣有所得。又當傳益之云。鄱陽張世南光叔。

游宦紀聞卷第一

宋 鄱陽張世南撰

書云。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歷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日零三時。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爲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三時。所奇三時。卽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百六十日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七。日有奇。已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卽爲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葦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鄱陽爲郡。文物之盛。甲於江東。無岡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干都韻作七談一編。敘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徐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今不復存矣。嘉定乙亥。史守始延郡之前輩訪問。彙聚而爲圖經。然登載亦未詳盡。如秋薦五十有五。人殊無確然之說。世南嘗聞之。先生長者云。舊額三十五人。自范文正公守此邦。通榜渾化。驟增員數。此說盛行。牢不可破。是亦口耳之傳。有故舊家藏元祐五年解榜。止三十有三人。在文正公之後。又德興縣開山記。載宣政間撥弋陽縣建節鄉入本縣分割苗稅。而信州減兩名解。

額歸饒。以此可見人言之妄。嘗試考之。蓋自大觀興三舍試。番士寢盛。以在郡學人數定貢士額。歲貢一十八人半。後罷貢法行鄉舉。合三年大比。積計五十五人半。遂爲定制。此說載之國史及法律學令。南渡後。西北流寓士人。每郡科場各舉二人。紹興丙子。罷流寓入本貫額。諸郡各增其二。惟饒以額寬故仍舊云。

今日者所用百中經。乃從唐顯慶壬寅年壬寅日積算起。欲知其法。但看某年下得若干數。以六十除之。不及六十數。然後在寅上數聲上一數聲去逆行。開一位是第二十。下倣此。則知本年正旦得何日辰。假令辛巳年得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三數。以六數除之。先除三十六。除十八萬數。又除四六二十四。除二百四十。又除六九五百四十。剩三十三數。自壬寅數到壬申。計三十位。又自壬申數下第三位。則旦日爲甲戌。他倣此。欲知每歲逐月旦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卽是前九年案商本。前作後。前一月旦日。毫髮無差。乃知數學有捷法。此亦一端也。

圖經本草。人家最不可缺。醫者處方。則便可知藥性。飲食果菜。則便可知避忌。然其間有常用之藥。而載以異名。卒難尋究。鄱郡官書有本草異名一篇。盡取諸藥它名登載。似覺繁冗。今摘常用者書于此。以備博知。荊芥曰假蘇香。附子曰莎草根。金鈴子曰練實。訶子曰訶黎勒。花謝欲結子。爲風吹墮者曰隨風子。嘉禾散所用者是也。今醫家只以緊實小訶子代之。山藥曰薯蕷。一名玉延。簡齋嘗作玉延賦。蒼耳曰藟耳實。馬蘭花曰蠹實。仙靈脾曰淫羊藿。牛蒡子曰惡實。茴香曰懷香子。破故紙曰補骨脂。乳香曰薰陸香。

柏子仁曰柏實。凌霄花曰紫葳。餘甘子曰菴摩勒。菱角曰菱。蘿蔔曰萊菔。已上藥名。閒亦有醫者所未盡知。

余童字端蒙。鄱之樂平人。由學省登紹興戊辰第。幼學以能文。同里項氏極愛重之。欲納爲壻。其意未決。余一日來訪。項謂曰。偶得寫景句云。杜宇一聲春晝永。午夢驚殘。子能對否。余應聲云。黃鸝百轉曉風清。宿醒消盡。項大喜。卽以女妻之。仕至蘄守。其族子永之爲世南言。永之亦能詩者。

劉過字改之。能詩詞。流落江湖。酒酣耳熱。出語豪縱。自謂晉宋閒人物。其詩篇警策者。已載江湖集。尤好作沁園春。上稼軒詞。已見岳侍郎珂程史。最爲辛所喜。今又得數篇。其一黃尚書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赤壁賦於壁閒。改之從後題一闕。其詞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拆。小小籃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嗅藥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後黃知爲劉所作。厚有饋貺。案龍洲詞題云。蘇州黃尚書同錄載此詞。按轡作緩轡。自拆作自策。覓句作勸酒。蒼松作松篁。信風景作算風景。想東坡賦就作記東坡賦好。素壁作舊壁。句好作句妙。晴珠作晴虛。揮毫處作盃行處。雪壁作醉墨。壽皇銳意親征。大閱禁旅。軍容肅甚。郭杲爲殿巖。從駕還內。都人昉見一時之盛。改之以詞與郭云。玉帶猩袍。遙望翠華。馬去似龍。擁千官鱗集。貂蟬爭出。貔貅不斷。萬騎雲從。細柳營開。團花袍窄。人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算韜鈴有種。五世元戎。旌旗蔽滿。寒空。魚陣整。從容虎帳中。想刀明似雪。縱橫脫鞘。箭飛如雨。霹靂鳴弓。威撼邊

城氣吞強敵。慘愴塵沙吹北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馭英雄。郭餽劉亦踰數十萬錢。

案此詞龍洲詞不載。

又送孫

季和云。問信竹湖。

孫自號。

竹如之何。如何不歸。道吳山越水無非佳處。來無定止。去亦何爲。莫是秋來未能

忘耳。心與孤雲相伴飛。關情處。向南山寄傲。北澗題詩。人生了事成癡。算世上終無真是非。看雲臺突兀

無君子者。雪堂零落。有美人兮。疎雨梧桐。微雲河漢。鍾鼎山林無限悲。陽山縣問昌黎負汝。汝負昌黎。

案龍

州詞。何爲作何之。莫是作只怕。心與孤雲相伴飛。作心與輕雲一樣飛。關情處作愁無奈。向南山寄傲北澗題詩作北窗寄傲南澗題詩。終無作久無。看雲臺作恨雲臺。負汝作誤汝。汝負作汝誤。

又嘗於友人張正

子處見改之親筆詞一卷云。壬子秋。予求牒四明。嘗賦賀新郎與一老娼。至今天下與禁中皆歌之。江西

人來以爲鄧南秀詞。非也。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如何消遣。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尙軟。料

彼此魂消腸斷。一枕新涼眠客舍。聽梧桐。疎雨秋風戰。燈暈冷。記重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妝殘。翠蛾狼

藉。淚痕留臉。人道愁來須殢酒。無奈愁多酒淺。但託意。焦桐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淒怨。

雲萬疊。寸心遠。

改之自號龍洲。案龍洲詞。如何消遣作怎生消遣。秋風戰作秋聲顫。記重見作記初見。

余儔字季倫。號癡齋。吾鄉詩人也。章泉先生雅愛之。作書使袖訪韓仲止。及門候謁甚久。將命者出。扣所

由來。久猶未出。余題二詩壁閒云。謁入久不出。兀坐如枯荖。蒼頭前致詞。問我何因來。士節久彫喪。人情

易嫌猜。本無性命憂。不去安待哉。其二云。名聞由昔者。禮進合欣然。古有不屑教。意令加後鞭。尙書八座

貴。吏部一燈傳。驚代文章伯。曾容賈浪仙。已乃拂袖去。仲止見詩。遣人追之。余竟不返。余有詩集號蛙吹。

藏於家云。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常觀歸田錄。載歐公家有一玉罍。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穎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春聖庫。庫中有翡翠琖一隻。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環於罍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細搗。必先鏟屑。乃入衆藥中擣之。已而衆藥篩盡。犀屑猶存。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爲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挾治。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夷堅志載虞雍公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瀉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讀之。其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腳。不泄則痢。不痢則瘡。獨鍊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法治之。醫家大錯。如方服之。遂愈。世南在蜀中徧訪林下人求獨鍊法。鮮有能者。忽一日得青城山道友傳授云。丹經謂捉得龍。伏得雄。言雄黃見火。則飛走爲煙焰。最難伏也。其法用雄黃不拘多少。研細。甘鍋火內煅令通紅。取出攪雄黃末入焰硝內。急用桃枝攪轉。卽成水矣。急傾出瓦碟內。微側碟子。則清者一邊。俟凝取出。去麤者研細。以宿蒸餅爲元。如菴荳大。每服三元至七元。如前法服。雄黃末一兩。大約用焰硝一錢。此乃丹竈家祕法。得之甚艱。古人云。施藥不如施方。故詳記之。

書大字用松煙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太一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黃明水膠

半兩許。用水一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淳作。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薑自然汁少許。或鎔膠時入濃皁角水數滴亦可。

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跡。其間有觀敬賀子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秦觀手狀。庭堅奉謝子允學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黃庭堅手狀。耒謹候謝子允學士兄。二月日。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張耒狀。補之謹謁謝子允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晁補之狀。汝礪參候子允校書同舍。以次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惟彭公爲中書舍人。餘皆郎職也。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旣手書之。又稱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將之以誠。今人觀之。宜泚頰矣。野處先生嘗跋此碑。謂子允不知爲誰。嘗攷之。常立字子允。當時亦在館中。當是謁常無疑。而野處偶未詳也。世南家又藏彭公北山編紙。皆治平四年士夫往還書狀。有醫博士程昉。右昉謹祇候參節推狀元。伏聽裁旨。牒件如前。謹牒。治平四年九月日。醫博士程昉牒。如此類者數紙。如冬至。年節。月旦。凡在外官。皆以狀至。其長吏有賀冬狀一幅云。泗州軍事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保信軍節度推官彭汝礪。右某啓。伏以暑運推移。日南長至。恭惟發運學士膺時納祐。與國同休。某限以職局所拘。不遑躬詣塔墀。祇候陳賀。下情無任惶懼之至。謹具狀申聞。謹錄狀上。牒件狀如前。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與今大異。今醫家脩製藥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及許學士方前所載。亦旣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石銚火上微烙。隨手漸剝。極易爲力。又不爲湯

漬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元子藥。則以乳鉢研略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腳。若酒糊元則入酒研。若以麪則入水研。甚省。而易細。且不飛走。虧耗分兩。

游宦紀聞卷第二

唐鄧開多大柿。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椶植置其中。則紅爛如泥而可食。椶亦可代椶植用。此歐公歸田錄所載。但江南人不識椶。世南侍親官蜀。至梁益間。方識之。大者如梨。味甜而香。用刀切。則味損而黑。凡食時。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於柱上。擊碎。其味甚佳。蜀人以椶切去頂。剝去心。納檀香。沈香末。并麝少許。覆所切之頂。線縛蒸爛。取出。俟冷。研如泥。入腦子少許。和勻。作小餅燒之。香味不減。龍涎。

金橘產於江西諸郡。有所謂金柑。差大而味甜。年來商販小株。才高二三尺許。一舟可載千百株。其實累累如垂彈。殊可愛。價亦廉。實多根茂者。才直二三釐。往時因溫成皇后好食。價重京師。然患不能久留。惟藏菹豆中。則經時不變。蓋橘性熱。豆性涼也。

世南嘉定甲戌。侍親自成都歸夔門。官所舟過眉州。見釣於水濱者。卽而觀之。籃中皆大蝦蟆。兩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而爲兩。旋即相負如初。扣釣者云。市閒以爲珍味。乃知成都人最貴重。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蟾。親朋閒更相餽遺者此也。辛巳。侍親守西陽。一日遊郡圃。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對。沅陵胡宰留。括蒼人聞之。亟令人捉去。謂其鄉里以爲珍品。名曰風蛤。予世居德興。有毛山環三州界。廣袤數百里。每歲夏閒。山傍人夜持火炬。入深谿或巖洞閒。捕大蝦蟆。名曰石撞。鄉人貴重之。世南亦嘗染鼎。其味乃

巨田雞耳。扣捕者云：奇而非耦。又與所見者異矣。坡公眉人恨不脫得錦襖子。卽此物也。世南嘗觀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曰：乘鸞龜鼉，同眾共羅。劉涓子注云：鸞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鸞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鸞。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爲上。黔蜀次之。此本草所載云然。世南頃游成都藥市，閒多見之。詢

所出，云來自黎雅諸蕃及西和巖昌。案商刻巖作宕亦諸蕃寶貨所聚處。五羊、桂、筦、桐城亦有之。往往皆來自蕃

舶。又有所謂河北山犀，紋麤而不光，要之數處皆非所出。乃所聚耳。犀似牛，猪首大腹，腳有三蹄，色黑好

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頂一角，或云兩角，或云三角。郭璞爾雅注：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

鼻上者卽食角也，小而不墜。他果反亦有一角者。嶺表錄異曰：犀有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一在鼻上爲胡

帽犀。牯犀亦有二角，皆爲毛犀。而今人多傳一角之說，向在蜀見畫圖犀之形，角在鼻上，未審孰是。此數

種俱有粟紋，以麤細爲貴賤。貴者有通天花紋。犀有此紋，必自惡其影，常飲濁水，不欲照見也。文理絕好

者有百物之形，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腦上角千歲者，長且銳，白星微端能出氣，通天

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雞。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雞見卽駭，其真者刻爲魚，銜

入水，水開三尺。俗所謂離水犀者是也。犀胎時見物象，戾天則形於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插，有正插，有腰

鼓插，倒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者一半以上通。腰鼓插者，中斷不通，其類極多，皆以爲奇異。故波斯呼象

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言難識別也。犀中最大者曰墮羅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額角，其花多

作撒豆斑色。深者堪作帶膀。斑散而色淺者。但可作器皿耳。或曰。兕是犀之雌者。未知的否。又曰。犀之佳者。是特犀。紋理細膩。斑白分明。俗謂斑犀。服用爲上。然入藥。則不如雄犀也。凡犀入藥者。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爲勝。其角尖又勝。方書多言生犀。相承謂未經水火湛將廉反。熾者是。或謂不然。蓋犀有捕得殺而取者。爲生犀。有得其蛻角爲退犀。亦猶用鹿角法耳。唐相段文昌門下醫人吳士暉。因職于南海。見舶主言海中取犀牛之法。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猪羊棧。其犀以前腳直。常依木而息。植木久必蠹。犀忽倚焉。卽木折犀倒。而因斃之。取其角。又云。犀每自蛻角。必培土埋之。海人跡其處。潛易以木角。若直取之。則犀徙去。別山遯跡不可尋已。未知今之取犀角。果如此否。異物志云。山東海水中犀牛。樂聞絲竹。彼人動樂。犀則出。祥符閒老璫李德永。撰點頭文一編。其閒有論犀帶至貴者。無出於黑犀。謂生犀徹骨黑者。名黑骨犀。不經湯火。只如餅餠。劈四邊取方爲較。且其文頭或如桑椹。或似狗鼻。以墨蠟刷之。自然光潤。性全脂脈在內。兼無皺裂。四邊雲頭雨腳直者是也。不拘黔螺特牯。黔謂無紋。螺謂紋旋。特紋細。牯紋大而勻。或每一粒紋尖上更有一眼者佳也。又有赭黃犀。須是裏外透明瑩淨。如真金色者。至寶也。又一說。犀有二種。曰山犀。曰水犀。水犀少見。五谿記云。山犀者食竹木。小便竟日不盡。夷獠以弓矢採取。故曰黔犀。大率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南友人章深之。病心經熱。口燥唇乾。百藥不效。有教以犀角磨服者。如其言飲兩碗。許疾頓除。成都雙流縣有一匠者。能以牛角造通犀。但刻畫太逼真。易爲人所識別。然色澤粟紋。自有不可揜者。井邑閒市語謂犀下品爲鬼犀。乃死犀角。其紋色絕不堪也。

案旁四邊。劈。指上聲。疲也。於義無取。疑劈字之誤。又案故曰黔犀上。似有脫文。

淳熙丁酉議者以混補太學人數猥冗遂立待補太學生之法以終場人數定其額百人取三繼又倍之

預選者

案此處似有脫誤

是亦薄收場屋之效時多嘲謔之語獨司業計公衡名之曰貢餘尤覺雋永

雋音軟肉之味也

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十隻以阜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鹽白而廉僕輩貪利以箠盛貯邸翁曰塗中走瀘將若之何授汝一法可煨阜莢一挺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

凡衣帛爲漆所澆卽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卽以水膠鎔開少著水令濃以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著卽如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爲油污石膏火煨研細糝汚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已試之效

驗漆之美惡有鑿括爲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縣絲似釣鈎撼動虎斑色

案商刻作琥珀色

打著有浮漚驗真桐油之法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則如鼓面輓圈子上纔有僞則不著圈上矣

雄黃雌黃出階州雄黃好者如雞冠色透明可愛雌黃佳者成葉子如金色入乳鉢內研頃刻成粉色極鮮麗與韶粉相忌繪事不可用二物稍相親則色淪胥而黑向在蜀曾令畫工用之卷藏數月已而展翫其色果然工亦不曉

雄黃硃砂中皆有水銀韶粉乃鉛燒者水銀見鉛必黑

斬春鐵錢監五月至七月號爲鐵凍例開鑑軸本錢四可鑄十鐵炭稍貴六可鑄十工雇費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錢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監約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萬緡